

新生代小说系列

我们的身体

韩东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I247.7

0132

新生代小说系列 主编李师东

我们的身体

韩东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身体/韩东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1

(新生代小说系列)

ISBN 7-80120-070-5

I. 我… I. 韩…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②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 IV. ① I 247.5②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5) 第23553号

我们的身体

著 者/韩 东

责任编辑/王 勇

封面设计/李志国

版式设计/王 勇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375字数/260千

版次/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地址: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100028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ISBN 7-80120-070-5/I·6

定价:14.60元

总 序

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李师东

进入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一群具有实力和锋芒的青年作家走上了文坛。当我们还来不及作出应有的心理反应时，这一茬人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似乎显得是那么突兀，那么不可思议。但是更多的读者发现，他们把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表现得更直接了些，把我们正在发生的心理传达得更贴近了些，把我们这个时代的遭遇、情绪和精神处境表现得更准确、更率直、更真切了些。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他们是一群与我们的时空同步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是九十年代的一道新的文学景观；而他们的出现，也正是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这就是这样一茬人，一茬在六十年代前后出生、九十年代在文坛上出现的新生代作家们。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作家，或一茬作家的出现，与当下的创作态势、文化处境和精神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往往就构成了他们存在的秘密和发展的前提。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或更早出现的作家们，是带着思考各自话题的习惯和寻求新的变化的愿望，而走进九十年代的话，那么，新生代作家及其作品，则无疑是文学进展到九十年代时的最新成果。准确地说，他们正是九十

年代的产物。在九十年代新的时空下，这一茬更为年轻的青年作家得以走上文坛，正在于他们明显疏离了前几茬作家习惯关心的话题，而与社会的新的变化和进展保持了同步相向的趋势，这也是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并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以对表现疆域的拓展和掘进、对表现手段的探索和实验为其显著特征的。与前几茬作家相伴随的是冲突和对抗、肯定和否定、张扬和摒弃、试验和沿袭、超前和滞后、创新和守成、反叛和建立等源远流长的话题。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感受到来自不同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冲撞和对举。这是一个不断被文学创作中的风、热、浪、潮所裹挟着、同时又不断地试图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化过程。而我们所说的六十年代前后出生、九十年代走上文坛的新生代青年作家，则明显缺少这一方面的文化经历和精神遭遇。他们得以能从旁观者的姿态去面对这一切，去看待这一切，而保持清醒的认知。这种高蹈的姿态，决定了这一茬青年作家的新的文学属性，在这一茬作家的创作中，被前几茬作家所看重的，往往是他们的不经意之处；而为他们所重视的，又往往是前几茬作家的经历所不逮的；同时，前几茬作家所创造的思想和精神成果，正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和前提。——文学的主题就是这样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理所当然的传承、接替和变异。

因此，把个人的情绪和遭遇与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处境勾连在一起，谋求与九十年代社会的契合，体现中国社会新的进展，这正是他们的文学努力。以一种消解的姿态，达到对文学的整合，以反先锋的方式，回归到朴素的情感状态，以个人化的方式，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这正是这个新生代作家群的文学用

心。

一茬人有一茬人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处境，一茬人有一茬人的情感内容和表达方式，一茬人还有着自己难为他人所能道出的生存秘密。更何况，这一茬作家站在世纪之交的边缘上，他们注定是要走向一个新的世纪的。他们的感触、他们的体验、他们的思想就有着更为生动更加特别的内容。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必将在人们的心灵史上留下深刻难忘的精神印记。而这一茬青年作家的创作实践，也将焕发出特殊的艺术魅力。

而且，从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锐气和活力。他们还来不及重复自己，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套路和模式，而更多是以自己质朴的感受和年轻的体验在展示给人们。因此，他们的作品带有着一种鲜活，一种清新，一种无拘无束，而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所应该珍视的活力。毫无疑问，他们给文坛注入了一种生气，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不足。他们还来不及拥有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但是他们在与文学一起成熟。关注他们，就是关心我们的文学的现在，就是对我们的文学的新的发展所应该保有的那份必然的信心。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作出了策划这样一套丛书的考虑。感谢中国华侨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一想法的机会，也感谢收入这一丛书或暂未收入这一丛书的新生代作家们的支持和同龄的批评家们的协助。

目 录

总 序：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 李师东(1)	
障 碍·····	(1)
三人行·····	(60)
同窗共读·····	(132)
请李元画像·····	(176)
长 虫·····	(201)
前湖饭局·····	(206)
前面的老太婆·····	(220)
去年夏天·····	(233)
假 发·····	(250)
亡命天涯路·····	(257)
火车站·····	(273)
下放地·····	(289)
我们的身体·····	(303)

吃点心,就白酒	(311)
要饭的和做客的	(316)
富农翻身记	(328)
十把钢丝枪	(343)
跋:智性的写作	晓华 汪政(350)

障 碍

一九八五年

朱浩从广西给我来信,说他和王玉站在南宁的大街上接吻。可王玉是谁呢?我不是很清楚。想必是老方那边的一个女孩,长得也一定很漂亮。我没有去过老方所在的城市,即南宁,只能想象它四季如春,色彩丰富而艳丽。朱浩在马路边搂住那个形象模糊的女孩,我想象疾驶而过的车辆用烟尘把他们遮蔽了。当他们的唇舌分离,尘埃也跟着落定。这很像某个电影镜头,是吗?我自觉无聊。

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为激怒路人朱浩搂着王玉在大街上公然接吻。朱浩又是怎样向我描绘他与老方的第一次见面的呢?“……在一家旅馆里,像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朱浩在给的另一封信里如是说。你也许已经看出来,这里面有那么一点自命不凡。我们都写诗,隶属于某个诗歌社团或同一种写作风格。我、朱浩、老方,还有东海,本来我们都互不认识。由我把诸

位的诗稿搜罗到一本交流资料上，印刷成册。之后我们相互通信、彼此支持。然后就是历时两到三年的断断续续的见面。我最先认识朱浩，然后是东海。然后是朱浩和东海的见面。然后是我与老方。朱浩与老方历史性地见面以后，只剩下东海与老方没有相见了。当年我和朱浩在济南见面时，其中的一个说了句：“我终于找到了党。”可见，这还是一个夸大其辞的年代。

朱浩带着我抄给他的地址去找老方。他新婚不久，第一次离开妻子，有如鸟儿飞出了牢笼。他和老方一起喝酒、去大学讲座，在后者经营多年的地盘上享受着诗歌的馈赠。崇拜者、鲜花和姑娘……年纪比我们稍长的老方把朱浩描绘成“一匹幸福的种马”。那么那个“每人一辆摩托车，前面挂着‘大诗人某某’的牌子周游全国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不是朱浩就是老方，不是朱浩给我的信里这么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出现在老方给我的信中。

那段时间里他们给我的信是过去三年的总和。他们不仅自己大言不惭，还力图震撼千里之外我平静的生活。我结婚比朱浩还早，下决心把热情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平时我喜欢把朋友们的故事在圈子里发表一下，以博得大家一笑。朱浩去南宁出差后我讲的大都是朱浩的故事。当时东海受到诱惑，也想去南宁看看。我含糊地批评了朱浩的行为，我说：“要是他想和什么姑娘接吻也不应该在大街上呀？他可以让老方给找一个地方，两人睡上一觉都可以。何苦要刺激保守的南宁市民呢？”我在想：那王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使朱浩以和她接吻为乐，而不是睡觉。这我就不能理解了。我也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让我和老婆以外的女人睡觉我还能接受。可是不睡觉光接吻，这样情意绵绵、青春孟浪是什么意思？

朱浩曾对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禽兽才会离婚。”现在他

这样做不是要导致离婚么？于是我写信给老方，想从侧面了解一下王玉的情况。老方的回信中根本没有提及王玉的名字，只是说朱浩在南宁“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和诗人们交往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都很欣赏自己的说法，至于都说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了。

什么是“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

什么是“找到了党”？

什么是“只有禽兽才会离婚”以及“幸福的种马”？

什么是“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

“黑裙女”

他们让我带一份电报上楼。我低头瞟了一眼，是朱浩从济南拍给东海的，让他去火车站接“黑裙女”（电文如此）。收发室门前议论纷纷，显然就是因为这件事。看来东海的同事们已经传阅了这份电报。他们问我：“黑裙女是谁啊？”他们知道我是东海的朋友，不然也不会把电报交我带上楼了。我一定知道一点内幕，他们认为。的确，我知道一点。这件事甚至还与我非常有关呢。但我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中的一个就说：“如果是蔡英东海敢不敢收留？”

蔡英是这个夏天里公开通缉的政府要犯，是个女的，也很年轻。如果她着一身黑裙也一定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如果她要人接站的话，电文上总不至于写明蔡英吧？当然，自称黑裙女也不见得更好。可不，已经引起了群众自发的注意。“去问问东海，要是蔡英他敢不敢去接？”“要是敢接，那才叫有种哪！”

见到东海我把电报交给他，并说：“王玉明天下午到。”东海问我：“你怎么知道黑裙女就是王玉？”我说：“朱浩给我打过电话，他可能和王玉一起来。”东海说：“王玉不是在南宁吗？”我说：“上周二去的济南。”“去找朱浩？”“是啊。”“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东海若有所思。“那他为什么把电报拍给我，而不是拍给你？”

我说：“大概你住得离车站比较近吧？要么朱浩考虑到你有单位，有家，不像我成天到处乱窜，他们怕电报送不到。”话虽如此，其实我心里也在嘀咕：以前朱浩来许城都是我去车站接他的呀，吃住也都在我那里。

我把在楼下听到的议论说给东海听，东海当了真：“要是蔡英我肯定接待，至少她还是一个女人么！”说完嘎嘎嘎地大笑起来，就像一只鸭子。

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再次来到东海家。东海已经出门接站去了。他们家的老保姆在，请我在客厅里坐下，泡了茶。东海的妻子在卧室里，已经病入膏肓了。她是癌症，手术后又转移了。这件事儿已经拖了两三年，今年入夏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杨真。据东海说：杨真的脸肿得有常人两个那么大，身上已经开始溃烂了。东海每天给她换两次药，三顿饭也都由他送进去。甚至连老保姆也已经有个把月没有看见她了。此刻，杨真隔着一道布门帘和我说着话儿。她的声音很正常，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

她问我来的那个黑裙女是谁？看来在为东海担心。关于蔡英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到她的耳朵里去了。我向杨真保证：黑裙女决不是蔡英，也不是任何动乱分子。她不过是一个女孩子，名字叫王玉。而王玉是朱浩的朋友。

“是女朋友吗？”杨真问，这让我很难回答。她又问是不是朱

浩和王玉一块儿来？我告诉她：“电报是朱浩拍的，让接王玉。到底一个人来两个人来很难说。”杨真又问：“你怎么没和东海一起去接人呀？”我说：“本来我是想着和东海一起去的，没想到他走得那么早。一个人去接也差不多了。我在这儿等他们就行了。”

老保姆在厨房里忙晚饭。这时，室内的光线暗下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杨真没有再说话。电风扇吹得卧室门帘一抖一抖的，我盯着上面花朵缤纷的图案一时出了神。一只大黄猫从门帘下钻出，跑到水池下面的塑料盆里去拉屎。布帘后传出杨真唤猫咪的声音。接着她问：“他们怎么还没有到啊？天都黑了。”

我说：“恐怕是火车误点了吧？”

饭菜都上了桌，仍不见他们回来。老保姆随手赶着碗边的苍蝇。我说：“天都黑了，苍蝇也不歇着。”老保姆向我摆手示意。她凑近我的耳朵道：“不能说，不能说。”同时看了看那微微抖动的布帘。突然，传来杨真痛苦的呻吟声。老保姆说：“她该换药了。”

我十分不安地站起来，走到布帘旁。我说：“杨真你怎么样？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呻吟变成了压抑的哭泣。“我疼，”她说，“快打电话到车站，叫东海马上回来！”见我犹豫，杨真大声地说：“快打！快打！把他叫回来！”她有点和我急眼了，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我走到放电话的茶几前提起听筒，一面翻阅厚厚的电话簿。然后拨号，占线。其间杨真的声音不断地催促我：“快、快！叫他回来！”终于我拨通了，没有人接。由于身后那声音的逼迫，我对着听筒不禁自说自话起来：“喂，车站问询处吗？……我想打听一下济南至许城的……什么？晚点啦？……就要到啦？……哦哦，那好那好。”

我放下电话，对布帘说：“放心吧，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一九八六年

赵燕递给我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让我看。那是东海去南宁时拍的，当然是去找老方。照片里有老方，还有一些其他人。我注意到有几个女孩。有一个女孩出现的频率很高，我逐渐熟悉了那张脸。东海羞羞答答地走过来，问我，“怎么样？”他指的是那个反复出现的女孩。她是他此次南宁之行最重要的收获。东海用他带的相机给女孩拍了不少照片。

我说：“不错不错，真不错。她叫什么名字？”东海答非所问地说：“她是王玉的同学，一个班的。”我问：“照片里有王玉吗？”“有啊，”赵燕说，她洗扑克牌似地摆弄着那叠照片。然后，我就看见王玉了——赵燕将一张照片拿在自己手上，离开我的眼睛一定距离让我看。

一个女孩在远远的地方，正向前面走过来。这是一个走的姿势，人体细长。由于远，面目身影都比较模糊。能看得出王玉在笑，散发被风吹向一侧。她穿着当时颇为流行的牛仔裤，裤脚颇宽，似乎是喇叭裤。她在一个什么地方走着？没有具体的景物指明。但肯定是在室外，画面上阳光和风的感觉很强烈。也许是在湖边吧？“怎么样？”赵燕问我。

听她的口气我就知道她对王玉已经给予了肯定。看她把王玉据为己有的样子我就大致明白了。我不说话，要把照片拿过来细看。赵燕的手本能地缩回去。其实我已经看清了，没有必要再看。但如此一来我就可以确认赵燕的心意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健康？”赵燕问我。

她不问“是不是很漂亮”，而是问了次一等的“健康”，这已经很不错了。当时在赵燕那里，健康意味着更多的肌体以外的美学概念，漂亮则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当然，她得把完人的感觉留给自己。我附合了赵燕的看法，说王玉看上去是很健康。我问：“还有没有？”我说的是照片，上面有王玉的。

赵燕说：“没有了，就这一张。”

房间里有很多人，端着杯子走来走去的。我们讨论照片的时候东海正八面逢源地应付来客。赵燕把他叫过来，向他要了那张王玉的照片。她真的把它据为己有了。我以为她的做法有失偏颇，会让东海面子上难堪，于是就向东海要了一张那出现频率最高的女孩的照片。当然，我不便要她单独一个人的，而是她与东海的合影。开始东海还舍不得，最后想了想还是忍痛割爱了。我夸了句那女孩“很性感”，东海这才告诉了我她的名字：“田恬”。

我说：“这个名字好，很温柔，一叫就记住了。”东海说：“还不知道下面怎么说哪……名字好是好，而且也不是什么笔名……”他有些喝多了，词不达意。看得出来，他有些忧愁。赵燕在一旁说：“要是笔名，那可俗透了！她写不写东西？”一小时以后她为这件事责备我道：“你这人怎么这么虚伪？”——田恬明明不怎么样我还要了她的照片，这是其一。夸她性感这是其二。倒不是因为我夸了田恬，性感这词儿本身就庸俗得不得了，我怎么说得出口的？还有田恬，这个词儿也不能饶恕。叫这名字的人还能好到哪里去？

我一一解释道：首先我并非要了田恬的照片，而是东海与田恬的合影。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给东海一个面子。第二，我之所以用了性感一词是因为她不漂亮，也不健康，不过性感而已。说她性感不过是说她是一个女人，而她并不比别的女人还要性感。第

三，田恬是叫她的名字给害了，我完全同意。东海怎么和这样的人搞到一起去了？我表示惋惜。

赵燕说：“我看她比东海强！”不知不觉间我们交换了各自的立场，赵燕竟为田恬辩护起来。

我们得上床干那件事，这谁都明白。所以说我们的相互妥协有很强的实用主义成分。

我和赵燕分别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去太原开第六届“青春诗会”，结束后去北京看望东海。当时东海在北京的一家金融期刊打工。我到北京以前，赵燕已经在东海那里了。她是随一个电视剧组进京拍戏的。我和赵燕在东海的宿舍里不期而遇，为此东海招来了他的一大帮狐朋狗友。俗话说：小别胜过新婚，何况有意外的惊喜。无论怎样无礼，我们还是坚持把东海赶出了他的宿舍，在一片狼藉之中插上了房门。赵燕问我：“我有田恬性感吗？”你就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

我的回答是：“漂亮当然包括性感啦！”继交换彼此的立场之后我们又交换了几种姿势。然后是妙不可言的高潮。我们疲惫地分开。如果说我们仍然紧贴在一起，是因为东海的单人床太窄了。我们又开始争辩，彼此都知道至少在一两个小时内不会需要对方。一小时以后呢？那就很难说了。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们拼命争吵、刺激对方只是为了互相提醒：不要睡过去。最后一次我怎么也无法完成它。天快亮了，窗户发白，我很着急，赵燕还在一个劲地催促。她困顿不堪，想马上就睡。要是此刻她把我掀下来，可就惨了。我的思想也变得非常迟钝，脑子里光有一些零星的名字，可她们的身体拒绝呈现。还有她们那淫荡的怪癖、撩拨人心的技艺。我一路默念下去，好像神汉念叨着那些亡魂。终于，在王玉和田恬之间我激动了。在她们之间，或者从王玉开始到田

恬结束。

第一夜

王玉站在门边，比想象中的要黑，也许是穿着那条黑裙子吧？她上身穿一件黑背心，露出两侧的裸肩，随东海进到屋里来。东海一头扎到布帘后面去了。他匆匆进出了两回，拿什么东西，后来好半天没有出来。我向王玉解释杨真的病情，她很有礼貌地问了更多的情况。后来我就问她一路上是否辛苦？交谈时我一面观察她，主要还是在询问我自己的记忆（或想象）。她与那个传说中的王玉有哪些不同呢？

的确是有些不同之处的，但不是和我的想象比较——她就在我的眼前，使我毫无想象的余地。我是说和那些司空见惯的姑娘，特别是和无所不在的许城姑娘相比，她的特色马上就显露出来了。她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南方、边疆，神奇的岩溶和众多的民族。她使我联想起植物。久居城市的人往往有某种自然崇拜的心理，特别是念过几天书的人。于是在和王玉的交谈中我不免掺杂了几分好奇的欣赏。她像土人那样不可思议地害羞起来。

等东海忙完我们来到桌边吃饭，我客气地问：“饿坏了吧？”王玉不好意思地说她不饿，接着脸又红了。她说他们已经在外面吃过一点了，不过她“还可以再吃一点”。我和东海讨论起火车误点的事来，他有些心不在焉，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也是的，火车晚点有什么可讨论的？他们不是已经顺利抵达了吗？

东海吃得很快，话不多，也顾不得招呼客人。他的注意力完全被布帘吸引住了。也难怪，让他焦心的事也真够多的。给杨真